

这澄碧的湖面啊，苍苍茫茫，一望无际。小船儿轻轻推开绿波，人便在绿波中向前。绿波后退，绿色涟漪一圈又一圈，追着小船，在小船周围漾开，合拢，合拢，漾开，无止无息。岸上的树是绿的，草是绿的，迎面而来的风也是绿的，连呼吸的空气好像也带着绿的清新，绿的温润，骄阳似乎柔媚了，未消的暑气也变清凉了。

据典籍记载，清代时，“嬉子湖”称“嬉子湖”。嬉子，也叫喜珠，是蜘蛛的一种。为暗褐色，身体细长，腿也很长，坐在室内墙角结网。网形似八卦，为喜庆的预兆。古人认为见嬉子者，必有喜乐之瑞。湖名“嬉子”，是取其形似还是因其祥瑞或是兼而有之已不可知。现皆称“嬉子”，有可能是以讹传讹久而久之就约定俗成了。“嬉”，有嬉戏之意，也有和悦之意，“嬉子”这个名字更带清丽娇俏之柔美，如一碧万顷的湖面一样轻盈灵动。

船缓缓向前，水中偶见几层芦苇，都是青翠的模样，细软的腰肢在水里摇摆。芦苇小小的，细细的，看起来不堪一击，在巨大的冲击面前竟能安然无恙。风来，水来，它随风倾倒，风过，水落，它又直起了腰杆。湖中竟然立着一棵碧树，似是香樟，树干没在水中不可见，只有硕大的树冠，茂密的枝叶伏在水面。广袤幽深的湖水里竟会有一棵树？竟会只有一棵树？这棵树在这水里浸泡了多久？为何孤零零的，没有一个同伴？一棵树立在湖心，是在等待谁的到来吗？是在默默陪伴谁吗？是为嬉子湖的鸟而驻守于此吗？平日里茫茫水面没有一只船，没有一个渔人，这棵树就伴着湖水，一半在水中安详，一半在阳光下飞扬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这一湖碧水也是异常温柔，宛若一块温润的碧玉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那样的润泽，那样的明亮，绿得

秋阳高照，原野已泼染上了金黄的色调，吞吐自如的收割机，撒欢奔跑在田野里，趁这难得的暖阳天，抢收起金灿灿的稻子。郊外一角，农家早起的人们忙碌着洗净山芋，装满编织袋，夜半三更起床，沿着穿村而过的马路，排成长龙，等候着洗粉专用机械的磨洗。

年少时，山芋是农家男女填饱肚子的主粮。山村多山丘，稍好的山地，农家人多用来种植棉花、花生、芝麻之类的经济作物，只有贫瘠的山地，才会用来栽种山芋。山芋不择土质，适应性强，极易成活，亦如同农家的孩子，不畏贫苦，落地生根。

春末几场霏霏细雨过后，便是栽插山芋的最佳时候。栽进山地里的山芋苗，不出一周，便会逢节冒出新芽。恰遇风和日丽，气温高升，更是越发疯长，不多日铺满了整个山地。农人见了，喜上眉梢，勤快地翻秧培土，剪去太过茂盛的藤蔓，喂猪养羊，接济农家还不富裕的日子。

此后，几个月漫长时光里，山芋日渐冷落，忙碌的农家人无暇顾及它，山芋似乎明白了主人的心思，相依相偎，紧和着节气的节拍，茁壮成长。熬过盛夏酷暑、动物糟蹋的考验，不管不顾地破开土垄，个挨个地探出尖尖的脑袋，那

嬉子湖上

魏海霞



舞夕阳 李昊天 摄

你看不透它，就像你看不透一棵树的心思，一棵树的故事，一棵树的愿望，一棵树的未来。

这浩渺的水面，沉静而又开阔，幽深而又亲切，只有我们一条船。从2021年长江以及支流的主要河湖禁渔以来，湖上就安静了。禁渔三年，安静了三年，三年的休养生息，少了喂鱼的饲料，少了柴油的污染，少了生活垃圾，湖底的土质改善了不少，水质明显变好了，澄澈了。湖中鱼儿许是寂寞太久，竟然追着我们的船跃起老高，大的足有三四斤，禁渔的成果很大呀。孟子说：“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

胜食